

中国 精怪文化

刘仲宇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刘仲宇 著



中国 精怪文化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李 涛
封面装帧 杨德鸿

中国精怪文化

刘仲宇 著

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 3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36 1/32 印张 14 插页 10 字数 332,000

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-3,000

ISBN 7-208-02454-5/G·373

定价 35.00 元

责任编辑 李 涛
封面装帧 杨德鸿

中国精怪文化

刘仲宇 著

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 3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36 1/32 印张 14 插页 10 字数 332,000

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-3,000

ISBN 7-208-02454-5/G·373

定价 35.00 元

责任编辑 李 涛
封面装帧 杨德鸿

中国精怪文化

刘仲宇 著

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 3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36 1/32 印张 14 插页 10 字数 332,000

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-3,000

ISBN 7-208-02454-5/G·373

定价 35.00 元

责任编辑 李 涛
封面装帧 杨德鸿

中国精怪文化

刘仲宇 著

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 3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14 插页 10 字数 332,000

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-3,000

ISBN 7-208-02454-5/G·373

定价 35.00 元

责任编辑 李 涛
封面装帧 杨德鸿

中国精怪文化

刘仲宇 著

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 3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14 插页 10 字数 332,000

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-3,000

ISBN 7-208-02454-5/G·373

定价 35.00 元

责任编辑 李 涛
封面装帧 杨德鸿

中国精怪文化

刘仲宇 著

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 3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14 插页 10 字数 332,000

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-3,000

ISBN 7-208-02454-5/G·373

定价 35.00 元

责任编辑 李 涛
封面装帧 杨德鸿

中国精怪文化

刘仲宇 著

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34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14 插页 10 字数 332,000

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3,000

ISBN 7-208-02454-5/G·373

定价 35.00 元

责任编辑 李 涛
封面装帧 杨德鸿

中国精怪文化

刘仲宇 著

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34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14 插页 10 字数 332,000

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3,000

ISBN 7-208-02454-5/G·373

定价 35.00 元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女鬼和男鬼……”(这几句是咒语)

当时造了人类之后就有人放在司岗岩洞里。人在岩洞里出不来,觉得在里面难以生活。这时地上的雷声像蜜蜂似的嗡嗡响,入阿唧鸟听见声音就跟着去了,随即告诉人类一同去倾听。月亮和太阳也出来了,所有的都站了起来,石头也说了话,树连连问这是什么,大家都到森林里,纷纷询问:这是什么?所有的神都被叫来了。

咱们人类听见了,树神听见了,竹子神听见了,山神听见了,各种各种都听见了。

人类在司岗岩洞里,看见很多动物都来凿岩洞,谁都凿不开,各种各种都来试过了……

上述故事中“入阿唧鸟”会告诉人们,石头、树木都会说话,似乎它们与人类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这显然是人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,尚缺乏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信的表现。实际上当时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确乎是极为微小的,生产力的低下,使人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界而不是改造自然界,不得不混迹于自然界中而不是站在俯瞰自然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。当原始人以自己为中心在探测周围的世界时,其半径是狭少的,其视野是模糊的,只能凭着自身最切近的经验,也就是对本身的若干能力的体认,去推测周围的情况,这样自然物似乎都有人类一样的活动能力。

A. A. 波波夫在谈到居住在泰梅尔半岛的多尔甘人时写道:

在多尔甘人看来,火是具有运动能力的活的东西。落入火中的一切都会消逝,这就是说,火也像一切生物一样,会吃东西……而且,他们还赋予没有生命的东西以语言能力,猎人在查看捕兽器时不应该唱歌,否则,等猎人走后,捕兽

责任编辑 李 涛
封面装帧 杨德鸿

中国精怪文化

刘仲宇 著

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34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14 插页 10 字数 332,000

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-3,000

ISBN 7-208-02454-5/G·373

定价 35.00 元

责任编辑 李 涛
封面装帧 杨德鸿

中国精怪文化

刘仲宇 著

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 3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14 插页 10 字数 332,000

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-3,000

ISBN 7-208-02454-5/G·373

定价 35.00 元

责任编辑 李 涛
封面装帧 杨德鸿

中国精怪文化

刘仲宇 著

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34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14 插页 10 字数 332,000

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-3,000

ISBN 7-208-02454-5/G·373

定价 35.00 元

[General Information]

□ □ = □ □ □ □ □ □

□ □ =

□ □ = 4 4 2

S S □ = 0

□ □ □ □ =

V s s □ = 5 2 1 4 3 9 7 9